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53
19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一八五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星期四上午零时十五分在纽约总部非公开举行

主席：马立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理事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森先生
伊拉克	阿蒂雅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瑞典	里德贝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莫尼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零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主席：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实质问题之前，我要请这儿不是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代表团成员的人，或者不是有关和关心各方的代表团的人，离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厅，因为我们快要举行的会议是不公开的。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四九次和一八五〇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并且在安全理事会的同意下，我想请西班牙、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三国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西班牙代表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摩洛哥代表斯拉维先生；和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各理事国定必记得，安全理事会在十一月二日举行的第一八五二次会议上继续审查了关于西部撒哈拉局势的问题，并且通过了第379(1975)号决议，其中促请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或其他行动，致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考虑到西部撒哈拉的局势这么严重，我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地位，曾在总结那次会议的结果时宣布说，安理会将会按照第379(1975)号决议的规定，继续密切注视有关西部撒哈拉局势的事态发展，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会立即开会，以便采取所需的任何进一步措施。

安全理事会有几个常任理事国对事件的进展，以及该地区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重的局势表示关注。应它们的请求，我在昨天晚上召集了一次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协商会议，进行了非正式协商。我们听取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的报

告。他告诉我们说，根据他手头上的资料，该地区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而且摩洛哥政府正在进行预期的进军，并且有意思在今天早上越过西部撒哈拉的边界。

安全理事会有几个理事国表示赞成举行一次非公开会议。为了获得有关该地区局势较为充分的资料，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想向有关和关心各方的代表发问。安理会在获得有关这些问题的答复后，就会审查产生的局势，并且会作出所需的决定。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现在我要请安全理事会想向有关和关心各方应邀参加这次非公开会议的代表发问的理事国提出他们要问的问题，以便可以获得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根据秘书长送来的函件所得的资料以外的进一步资料。

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当中有谁有问题要问有关和关心各方的代表？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我想我们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弟兄以及我们的西班牙朋友都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我相信他们都已预备了关于这个题目要想发表的声明。请他们轮流发言，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如果有必要，再提出问题，也许会更有用处。

里德贝克先生（瑞典）：为了回答我右边的挚友和邻人的建议，我本以为会议的这一部分不要为发言所占，而要用于安理会理事国提出的问题；我想这样能够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

我要问摩洛哥代表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我想，至少自从今天早上起我们心中就有这个问题。有人要我们相信，或是有人告诉我们，说进军是象征性的；就安理会今天以及不久前的会议而言，进军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首先，我想知道象征性的进军是否正确地代表摩洛哥政府通过新闻媒介所表示的用意？

其次，既然是象征性的，这是否不意味半占领西部撒哈拉的部分领土；象我理解的，是否意味一旦摩洛哥政府通过进军作出要求，参加进军的人就会撤退回摩洛哥的领土？我向摩洛哥代表提出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主席：在请摩洛哥代表回答瑞典代表的问题之前，我要对毛里塔尼亚代表的意见作出解释。我们在协商会议上同意安全理事会非公开会议的首要目的是搜集有关该地区本身局势的额外资料。

我们都听取了秘书长颇为详细的报告；根据他的报告，我们大家都觉得该地区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而且虽然进军是象征性的，有条件的，但用意都是在清早之前越过边境。

根据目前的消息，西班牙方面已在边境布下地雷。

这当然意味到，即使进军和侵入纯然是象征性的，但越过边境在将来很可能产生复杂的情况。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在听取了这个消息，看到当前的局势是多么严重之后，决定了举行安全理事会非公开会议，让记者参加，以便澄清某些问题，获得更全面的资料，并且更加清楚地了解有关讨论问题的情况。

如果我们现在重新讨论，请每一方就实质问题发言，那么这样可能继续几个钟头，我们会损失很多时间。根据电台报告，大约在半小时内进军就要开始。我们没有时间讨论。我们要得到各方代表的答复，以便能够紧急审查讨论的问题并作出决定。

我请摩洛哥代表回答瑞典代表提出的问题。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进军问题同实质问题是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的。我本来想作一个简短的初步声明，以便澄清进军的问题。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发言；发言只需几分钟。如果你不允许，我就回答瑞典代表提出的问题。

主席：我对摩洛哥代表的答复是：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同意了开会是为了向有关和关心各方的代表提出问题和获得具体的答复。安全理事会已在两次会议上两次听了你对该问题的说明。在这么晚的时候，距离进军开始实在只有几分钟的时候，我们着实无法听取有关该问题的背景和实质的全面解释；何况我们已经听过这些解释呢。因此，我要求摩洛哥代表尽快尽简地回答瑞典代表的问题。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哈桑国王二世陛下决定的和平进军绝对没有侵略性质，而且也不是由于对任何人的敌意所引起的。再者，国王陛下在他昨晚发表的声明中实际上吁请参加者严格遵守纪律，并向西班牙人表示最好的友谊关系。

这是个“绿色进军”，完全由手无寸铁的男女平民组成。因此，我必须指出，我们多么高兴注意到该地区的气候实际上却是一种缓和的气候。

我们的确应该这样理解西班牙政府所作的明智决定将防线撤退至摩洛哥同西部撒哈拉北方之间的地理边界内十二公里。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双方都决心避免发生事件。因此，不会有扰乱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危险。

我们诚恳地希望会保持这种气候连同在联合国主持下所进行的程序，在尊重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找出该问题的解决办法。

无论怎样，我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保证，摩洛哥一定不会做出任何可能扰乱和平与安全的行为。

我又要说，如果安全理事会可以象350,000名由志愿参加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摩洛哥男女那样理解这个进军，那将是安全理事会的光荣。这些志愿人员将进军看成是到他们的文明发祥地朝圣去；他们想跟和他们有同一土地、同一历史、同一文化、同一生活方式以及同一文明的人民交往。

主席先生，我相信我刚向你以及安理会理事国作出的这个庄严宣言，应当可以向你提供了一切必需的保证。

主席：有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安理会当然会了解，作为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处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地，并不是容易的；但是，由于这次会议所以召开的基本理由就是为了尝试确定事实并找出尽可能多的资料，以谋阻止局势恶化并为非殖民化过程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更具体地探讨瑞典代表所提出的一点，这一点已由摩洛哥代表作出了部分的答复。

如果我不在发问之前就先指出我们很难接受任何赞成穿越一个领土或国家的边界的道理，那我就是对自己不诚实了。就本案来说，我们不论是在本安理会进行的谈判，在非正式的协商，在我们同我们兄弟的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谈判，在非洲集团的会议或是在其他的讨论会之中，——所最注意、最关心的都是象我们经常强调的一样，务要不作任何事情以致在该地区造成既成事实。

因此，根据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其中明确要求有关和关心各方实行节制，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我们觉得很难接受这么一种逻辑，即进军仍可进行，并可越过目前在大会审议之下的西部撒哈拉这一领土的边界。

但是，我们除了反对光是接受这类性质的局势外，至少也要从我们的摩洛哥同事那儿去询问出到底进军者进入该领土后实际会发生什么事情？摩洛哥大使能不能给予我们任何保证——或至少告诉我们——在这个长途旅程——因为他用了“长途旅程”的字眼——之后，是否所有的350,000名或是200,000名——如果就是这个数字的话——进军者将从该领土撤出，或是在象征性的进军之后，还有在该领土保存任何象征性留驻的任何打算？

此外，我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要清楚指出，就我们而言，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关于该区紧张局势的问题是我们所极为关切的；但是，另外还有该领土本身及该领土人民的权利以及由联合国决定——在该决定成立以前，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即已对它一同表示同意——在领土内能做什么和应做什么的问题。

主席：我请摩洛哥代表以一次发言答复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向他提出的问题。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首先，我要重申摩洛哥仍然决定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参与制订非殖民化西部撒哈拉的任何解决办法。我们欢迎安理会所赋予本组织秘书长的使命。我们准备继续同他合作，我们并希望他完全成功地进行他的使命。

摩洛哥将不会忽视当事各方与管理国之间任何谈判或会谈的可能性。在马拉喀什和马德里已经举行了会议。摩洛哥仍然遵守谈判的原则，并准备在任何时候

和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形下进行谈判。因此，既成事实的问题并不存在。

特别是因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是二十四国委员会的主席，我是非常了解他的关切的。

有人问我这 350,000 名将参加这次进军的进军者要做些什么。我必须告诉你们，这项决定是在今晚 6 时采取的；因此，我正在等待我国政府的新情报，一俟我收到必要的情报，我就准备做出答复。至于我，我相信从现在开始一切有赖于紧张局势的不存在，或更具体地说，有赖于缓和，我坚决地相信缓和，同时我相信缓和应在该地区显示出来。

主席：苏联代表团有一个问题。作为管理国的西班牙政府是否同意进军者越过边界？它是否同意进军的人员侵入西部撒哈拉领土内 12 公里？这个问题是对摩洛哥代表提出的。摩洛哥方面同西班牙政府之间有没有关于这一点的任何协定？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正式协定也许是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参阅一下新闻界提供的一切资料，我们所得到的有关西班牙部队从西部撒哈拉边界后撤 12 公里的各种说法，显然是不可能有其他解释的——这项后撤是对这次和平进军所作出的贡献，容许对这片土地做出我早先说过的长途旅程。我要重复一下，这片土地是我们整个文明和我们祖国的摇篮。

这并不是一个西班牙边界的问题。这是一片不在西班牙主权之下的非自治领土，因此，就算是从正式的观点，西班牙也很难授权或不授权摩洛哥超越 27 度 40 分纬线。这条纬线事实上只是划在地图上的一条线，它并不能使两个素被共同命运事实上结合在一起的人口集团分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根据我们的摩洛哥兄弟的声明，——当然并不接受他有关西班牙作为该领土管理国的责任的解释——我要向西班牙代表提出主席先生向摩洛哥代表所提出的同样问题：西班牙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如何？

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西班牙）：西班牙对于这件事的立场已在本安理会

的公开会议中清楚而正式地表明了。西班牙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事实上，对于在西班牙代表面前作出的有关西班牙官方立场的解释，我要借这个机会表示极大的惊奇。

对这件事，我相信应当心中记住十月十八日以来所有——我的意思是“所有”——在安全理事会中按照西班牙政府的指示所作的声明。我提到十月十八日，因为在那一天西班牙常驻代表向安理会提出了如果摩洛哥政府所宣布的进军越过西部撒哈拉的边界，就会造成的严重局势。

侵犯边界除非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否则就是一项国际上的非法行为。如果不符合这些要求，就不能说什么和平越过边界。

因此，我要简短地答复坦桑尼亚代表的问题：自从上次安全理事会的公开会议以来，西班牙的立场并未改变。所有当时说过的话仍然有效。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不晓得是不是能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向西班牙代表发问，一个是向摩洛哥代表发问。安全理事会如能从西班牙代表处得知西班牙军队实际上是否真如我们刚才获悉的后撤了12至15公里，那将是有帮助的。安理会如能从摩洛哥代表处得知摩洛哥政府是否打算在进军到西班牙军队撤退后的新防线之前即停止，我想那也将是极有帮助的。

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西班牙）：对于目前用来解释撒哈拉领土军事当局从战术或战略观点或将采取的决定的用语，我相信是有些混淆的。“撤退”并不是正确的字样。并没有什么撤退的事情。所发生的或许就是——在军事上我并不是个专家——西班牙军事当局为了战术或战略的理由而采取了一些决定。必须考虑到那儿的地形；在这方面，对于边界的监视是能够很好地以机动巡逻队来执行的。因此，法律的意义绝不存在，对于西班牙军事当局为了更好地防卫该领土而采取的决定，也不能得出任何的含意。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在摩洛哥代表作出答复以前，请容我澄清我向西班牙代表提出的问题。

我所真正关心的就是这个主题。我们安理会显然是非常关心西班牙军队同进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现在，如果使用“撤退”两字不带有任何轻蔑的意义或绝不表示任何的法律后果的话，我想能够知道西班牙当局是否——从每一个人的观点和一般地从和平的观点来看，或许应说是非常正当地——布置了他们的军队，以避免有同来自摩洛哥的进军者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是有帮助的。

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西班牙）：很显然地，并没有人比我国政府更有兴趣于防止任何无用的流血。这是我们最关切的事情。因此，我们的答复是很明显的：我们切盼不发生冲突——不发生联合王国代表说可能会发生的冲突。在我早先对他的答复的范围里，这是我们主要关切的事情之一。

主席：我请摩洛哥代表回答联合王国代表向他提出的问题。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从昨天下午以来抵达纽约的所有情报可以明显看出：事实上我们的西班牙朋友正如我较早时说过的，已决定将他们的防线在边界内移后12公里，以避免发生任何事故。西班牙的代表刚才已经证实了这点。

就摩洛哥而言，我相信显然地我们并不打算冒着危险，让350,000名手无寸铁的摩洛哥人与常规装备的部队相对抗。

主席：有没有其他的理事要发问？

杰克森（圭亚那）：我国代表团非常留意地听了各项问题与回答。我们非常关心局势的严重性。

我们要根据两项考虑来提出一项问题。第一项考虑是当安理会先前两次审议本事项时我们在本安理会发表的声明的性质。第二项考虑是我国与非洲有关和关心各方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彼此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

在我发问之前，我要先说明我问的问题完全不妨害安理会到了决定目前如果采取行动，应采何种行动时，我国政府可能采取的立场。在说明这点时，我想如果我指出我们的困扰并不为时过早：向我们所宣称的象征性事情，实际上正在转化为一段长途旅程。

我们非常仔细地听了我的摩洛哥兄弟所给的答复。主席先生，如果我能够透过你去探问我的阿尔及利亚兄弟对我们在本理事会所听到的各种问答有没有任何中肯意见，那对于我国代表团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为了迅速帮助安理会对迅速发展中的局势采取所需的决定，我希望你容许我做出尽可能简短的答复。

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确定进军——不仅是由摩洛哥政府所计划，而且是由它所决定，同时无可怀疑的，目前已在进行之中——是一个象征、长途旅程还是侵略。对我们来说，问题——不论是如何称呼这项主动——仍是越过边界，侵入一个领土。因此，我认为它不是也不能是言辞上争论的问题。所牵涉到的是决定一项行动的性质，并在决定了性质之后，评价该项行动的后果。这也就把我引到西班牙代表所给的答复方面。

我们从新闻报道机构得知西班牙军队已在领土内稍微后移，但是，我们也读到了西班牙当局所给的极严重警告。

主席：我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在这次会议开始时，毛里塔尼亚的代表请安理会容许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代表团在会中提出任何问题之前，做出初步的发言。安理会经协商后却决定对非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代表团提出问题，请那些代表团回答这些问题。

现在我注意到问题并未提出；却要求就西班牙和摩洛哥代表先前的发言发表意见。安理会既决定允许安理会理事国向非理事国提出问题，我认为该项决定应被遵行。

主席：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圭亚那的代表向阿尔及利亚代表提出了一个问题，阿尔及利亚代表正在答复该问题。我请他继续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我在说确定目前正在筹备中的行动的性质并估价其后果是重要的。我说过西班牙军队的撤退绝不意味着该项行动所牵涉的危险可

以视为已经减少或不在了——尤其是考虑到西班牙当局就撒哈拉领土如被穿越时他们所将采取的态度而发出的明确警告后，更觉如此。

因此，很简短地答复一下，我认为——同时我要向我的摩洛哥同事保证我将不以冗长的评论来利用这个机会——一项有意的行动正被作出。这项行动自动引起了非常明显的危险。我也认为摩洛哥代表对他提出的具体问题的答复并未包含所要求的各项澄清。我们仍不了解这个进军是怎样地具有象征性；我们仍不了解这次的进军将怎样避免发生事故；我们仍不了解这些进军者在撒哈拉领土中将做出何种事情；我们仍不了解如果他们会撤退的话要过多少时间才撤退。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决定安理会原则上应该立即采取何种行动上是必不可少的。

我相信，对于好意的向我提出问题的圭亚那代表而言，我的这项答复是能令他满意的。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要向摩洛哥代表提出一个具体问题。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通过了第379(1975)号决议。在非正式协商期间，秘书长不能告诉我们摩洛哥政府作了什么具体答复，它的反映是什么。

我要向摩洛哥代表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政府对这项决议，尤其是对执行部分第1段的态度是什么？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执行部分第1段说：

“促请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或其他行动，致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正如我较早时说过的，进军本身并没有使紧张局势加剧，相反地，目前实行进军的环境导致了紧张局势的减缓。事实上，在两天前我说过，一项决定性的新发展已经发生，这就是撒哈拉国民议会主席的宣言。国民议会主席在回顾了撒哈拉人民要与其各自的祖国结合的意愿之后，表示出国民议会希望西部撒哈拉的问题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同时，据新闻报道，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卢因先生本人称国民

议会主席的这项声明是一项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正如过去一样，这是一项使联合国的办法与该区最近的发展相一致的事情。

因此，目前存有一种产生解决办法的倾向，我们希望这种办法将很快地达成，并因此使缓和可以实现。我要重复一下，同时我很抱歉要重复一下，我们的西班牙朋友决定后撤其防卫线 12 公里的事实，也是一种表明该区并无战争爆发危险的行动。

里德贝克先生（瑞典）：我不想在此争论关于这个领土的各项要求的论据，因为我认为安理会目前最关切和唯一关切的事情是：在可能时阻止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情发生。

在这方面，我认为由于摩洛哥代表极为正确而正当地提到了秘书长所做的努力，我想指出并真诚地希望——我肯定这也是安理会的希望——我们所要求秘书长进行并且尚未终结的协商能产生结果；但是，在此同时我们面临着一个极为严重的局势。

从对我的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来推论，我的结论是：进军的象征性特色并不意味着一旦说是做出或表示了象征后，进军的参与者就会撤出而由其他的谈判和解决方法所代替。

因此，我现在的的问题是：在似乎如原先所打算的一样，进入了该领土的某一地区后，这一进军是否就将停顿在那儿或是还要更进一步深入该领土？

我问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因为我担心——我想每一个人现在都担心——这个局势极端容易燃烧爆炸起来。数十万人处在这种对抗的局势之中——就算没有人对抗，事实上也还是一种对抗的——是不可能没有产生事故的巨大危险的。如果某个人的神经或判断能力有了差错，我想这种危险将是无可估计的。

因此，我认为安理会为了采取决定，知道什么是“象征性进军”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进军要进入多远？当作了象征性表示之后，是不是就会在某处必定结束？我想我们是处在一个极端危险的局势之中。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瑞典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如下：进入该领土越过象征性的27度40分纬线之后，进军会不会就在那儿停止？提出来的问题是：危险是否存在？有没有危险会威胁到数千名人们的生命？

我要重复一下，这是非武装平民组织的和平进军。因此，我认为我们必定得出明显的结论：非武装平民能攻击军队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同时我要重复这一点，——由于西班牙已经决定后撤12公里，并由于西班牙军队当局本身已说过他们不会在这狭窄的一片领土内朝进军者开火，摩洛哥人又都是平民，因此决没有发生射击或对抗的可能。

我相信组织是完善无缺的。此外，国王陛下也在他的演说中呼吁所有的摩洛哥人遵守严格的纪律并且不攻击任何人。

就西班牙方面而言，由于他们已经决定不开枪，因此，可以很客观地断定不会有危险。

主席：请问安全理事会成员还有任何其他问题吗？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并不真正是一个问题。这只是个记录上的问题；除非摩洛哥代表改正我，在我和瑞典代表提出的问题中，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不管越过边界有什么样的好处，进军者越过边界后，是否将会撤出该领土。那是瑞典代表的问题，也是我现在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请摩洛哥代表答复这个问题，我一定极为感谢；这只是供记录用而已。

主席：我请摩洛哥代表答复坦桑尼亚代表问他的问题。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我要庄严地重申摩洛哥希望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已在这个理事会的赞助下并且通过秘书长的斡旋展开了。摩洛哥已经承担严格遵守联合国所达成的解决办法的规定，并且已经坚定而且严肃地同意在秘书长的任务范围内继续进行对话和协商。

我认为在寻求解决办法时所应考虑的因素中应该包括已经前往所有摩洛哥人都

认为属于摩洛哥的领土的那些摩洛哥人是否应该撤出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不能说他们会不会在明天或后天就撤出。但是，如果从客观上来看，就会引起至少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足以影响最后的结果。我认为这个问题将是须在秘书长的任务范围内解决的问题之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很抱歉，我又要发言，可是我们处理的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不是提出问题，而是表示意见。坦白地说，我认为制造另一个问题以致秘书长在寻求解决办法时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并不能帮助秘书长完成他的任务。

我完全乐于听到我们的摩洛哥兄弟在发言时表示摩洛哥愿意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我是本组织中同他和其他代表一起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非洲代表之一，大家一直在试图获得解决办法。我们已经派了一个视察团去到该领土。我们已经请求国际法院提出咨询意见，大会也即将宣布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非殖民化委员会今天应该开个会，以便通过已获得所有有关和关心的各国政府最大限度合作的报告内所载的各项建议和结论。

坦白地讲，我实在不了解，越过边界怎么会
对秘书长使局势缓和的任务有任何帮助。我要谦卑地指出，这样做将会使他的任务更加复杂，并且当然会进一步损害到联合国采取有效立场的可能性。事实上，我或许还可以再进一步指出：这样做甚至等于是蔑视我们即将通过的特派团所提出的各项建议。

对这个问题来说，我的态度是诚恳而且坦率的；来自摩洛哥的兄弟一定了解我的爽直。为了辩论的目的，请让我作下面这个假定，那就是假定由于某种原因，三十五万人将会前往西撒哈拉——我不愿意就他们的任务性质作辩论。秘书长已在进行可能会长达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的谈判工作；他不能够解决这些人是否应该撤回的问题。

联合国视察团提出的建议中有一项是应该让人民行使自决——也就是一种公民投票。如果该领土人口只有七万人，而进军者却有二十万人或二十五万人，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公民投票？这怎么能够帮助联合国解决问题？

我这么问绝对是出乎诚意；如果来自摩洛哥的兄弟能就此点极诚恳地表示意见，则不胜感谢。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我已经一再说过好多次了，摩洛哥认真考虑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我早就说过，谈判的道路还是开着的，摩洛哥定将对此作出贡献。我还说过，必须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因此，我们仍旧重视谈判。

我还必须指出，人民的愿望近来由许多不同的组织表示了出来；谈判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新出现的因素。联合国同该领土的非殖民化有密切的关系。我必须回顾，例如早在一九六六年，联合国由于注意到伊夫尼和摩洛哥之间的民族连系，曾经要求管理国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加速伊夫尼的非殖民化，并同摩洛哥政府达成一项关于按照第1514(XV)号决议转移权力所需措施的协议，同时并需顾及伊夫尼当地人民的愿望。

这项先例清楚地证明，公民投票并不是执行第1514(XV)号决议的唯一办法。为了真正实现非殖民化，是可以采用其他的执行方式的。可是，我要重复的是，我国的基本立场是，摩洛哥将会尽一切努力保证就非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程序作出最后决定的应该是联合国。

主席：还有人想提出问题吗？

苏联代表团要问摩洛哥代表一个问题。摩洛哥代表是否认为摩洛哥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那就是筹备这次“绿色进军”——事实上将有助于大会就西撒哈拉未来地位问题作出决定，而且让它作出该项决定？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我说过，摩洛哥政府同意应该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达成该项解决办法。如同我早先说过的，我们认为这种局势将有助于找到解决办法。

这项行动是否将有助于解决问题不由摩洛哥代表团说。我希望它将会使大会更容易采取行动。但是我认为，似乎应该由大会表示，这种新局势是否有助于大会的工作，或者反而会使它难以采取行动。

主席：苏联代表团想知道另外两个当事国，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的意见，那就是，它们是否认为摩洛哥所采取的这种片面行动事实上将会使联合国大会更容易就西撒哈拉的未来地位问题获得适当的解决办法？

我请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代表答复这个问题。首先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在不讨论任何主要发展的情况下，我认为，从摩洛哥代表的答复来看，首先，摩洛哥的行动将会造成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将有三十五万摩洛哥人进入撒哈拉领土，并将留在那里，而撤出问题势将必须同摩洛哥政府谈判。

我认为这第一件事实将会使问题更难以解决，而不是更容易解决。第二点是，如果真想使联合国更容易找到解决撒哈拉问题的办法，就必须使已被拒绝的主张不同解决办法牵连在一起。

如果提出这些主张的人认为他们还没有被驳够，他们可以再提出，没有人会阻拦他们。可是，我不认为提出主张的方法是侵入该领土，然后说：“你们看，我的主张毕竟是正确的。”

因此，即使这个问题不掺入摩洛哥这种行动将会使该地区的紧张形势更形加重这个因素，即使不考虑该地区爆发暴力行动的可能性，这些因素本身如果从最有利的观点来看，也足以证明我们最后面临的局势一定极不易解决，问题之复杂也将无法想象。

主席：我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西班牙）：根据西班牙代表团在上次会议里说明的西班牙的正式立场，我为了答复你的问题，要在总结西班牙立场的论点中，首先引用下面这段话：

“阻止摩洛哥政府所宣布向撒哈拉的进军，是寻求任何和平解决撒哈拉非殖民化这个问题的必要条件。”（第一八五二次会议，第12页）

如果象我们听到的风声所预示的那样，摩洛哥真的执行了侵犯撒哈拉边界的决定，这项决定显然将会使撒哈拉迅速非殖民化和第四委员会的辩论更形复杂。我国代表团当然认为，这项行动对解决问题的任何办法和秘书长令人赞赏的倡议来说，都可能造成最不容易克服的障碍。

主席：我还要代表苏联代表团问摩洛哥代表团另一个问题。

西班牙代表以西撒哈拉管理国代表的资格，刚刚谈到摩洛哥政府所宣布的参加进军者对边界的侵犯行为。我想知道的是，摩洛哥代表是否认为侵犯边界的行动是正常的，或预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可以认可这种行动。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我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就试图指出，你提出的问题同其余问题是不可分的。基本上，我们怎么能将去到同一领土的内部说成侵犯边界？国际法院在它的意见里曾宣示，西撒哈拉同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之间具有忠诚联系和领土连接。

因此，在法律上，摩洛哥可以而且必须认为，越过用铅笔在地图上划的那个边界——那就是纬线27度40分，他们仍旧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不久前，我已回顾了撒哈拉国民议会主席的声明。西班牙和视察团都认为这个由一百零三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代表撒哈拉人民的愿望。

代表撒哈拉南部和北部各部落的议会的主席已指出，它的议员代表所有部落的愿望。这些议员事实上曾经指出，他们一向是有的属于撒哈拉以北那一个国家，有的属于撒哈拉以南那一个国家。

因此，如果有任何法律问题，我们认为，从合法性的标准来看，当我们越过纬线27度40分时，我们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如同我已说过的，这条线是那个地区遭受瓜分时，有人用铅笔在摩洛哥地图上划出的。

主席：国际法院的结论——不论它是怎样的结论，也不论人们怎样解释这些结论——现在已递交到大会去作最后决定了。大会作为下最后决定的地方，必须解释国际法院的意见和就西部撒哈拉问题作出决定。

因此问题是：为什么摩洛哥政府在大会审议这个问题和作出决定以前要采取这种单方面的行动呢？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单方面的措施不仅使现场的形势复杂化，而且还使大会很难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根据非殖民化宣言和大会其他一切决定，这是在大会的权限以内的。

因此，有关西部撒哈拉问题，不这样仓促地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等待大会就这个问题作了最后讨论并通过它的决定，不是更适当的吗？

现在请毛里塔尼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我很遗憾要就程序问题要求发言，但是我觉得理事会现在离这次会议的题目太远了。我相信在这里的几个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不是在受国际法庭的审判。我们来这儿是要问一些具体问题，而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这是一个政治机关，现在答案已经给了。至于它们是否满意，我们要作出自己的结论。但我不认为让理事会继续这种辩论是明智之举，因为这超越了理事会的任务，同时我认为也不在理事会的权限以内。

主席：苏联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是根据大会有权就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定这一事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大会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就采取单方面的措施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自然出现了。假如摩洛哥代表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我当然不会坚持下去。我们只要作出决定就是了。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谢谢你说出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联代表团。我很感谢你具体讲出来，因为这一点已被忘记了。尽管摩洛哥一直表现出诚意，非殖民化过程尽管曾有进展，但不幸却陷入了僵局，这是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差不多一样的情形。

最后我们希望这个僵局只是暂时的挫折，非殖民化过程将会尽早得到恢复。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问了所要问的问题，而且也得到了可以给的答复了——满意或不满意，看情形而定。同时，我认为既然时间已经这么晚了，理事会又须要考虑这个问题，或许在这一阶段回复到我们未举行这次会议之前正在做着的事，更为恰当；换句话说，就是开始理事会的另一次非正式会议来继续非正式的协商，以尝试找出我们希望得出那一类的决定。

主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的结论与我所得的一样，我正想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同一建议，即暂停我们的非公开会议，或者把它结束，过一个短时间马上再开。我希望代表们不要走得太远，因为根据经验，离开这里需要很多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去到隔壁的房间就局势和要采取的决定进行非正式的协商。经过协商后，我听说不会再有口译服务了；然而没有口译我们也可以继续下去的，我们常常都这样做。在这些非正式的协商中我们可以同意作出一个决定然后在正式的会议中再作出这个决定。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不知道是否需要移动。我认为请当事各方离开就够了。我们都是理事会的成员，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我们之间的讨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即时传译，使我们可以进行得快一些。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不反对以这些方法进行，尤其是按照我们法国同事提议的方法。但在这样做之前，假如可以的话，我想提一个问题。在提出我希望在这儿出席的有关和关心的各方都回答——假如他们可以回答——的问题以前，我希望让我首先说，从我们刚刚听到的回答，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有关和关心的各方依然愿意和联合国合作，以便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从摩洛哥代表的发言——他谈到一个和平的倡议，一个和平进军等等——听到其中使用了“象征性的”这个词的。“象征性的”一词通常意味着一个不很大的事物，然而却有人提到三十万人的进军。我本来想，摩洛哥代表所说的“象

征性的”不是意味着三十万人，而是一个小的数目代表那三十万人。这是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朝圣”这个词也有人用到了。通常“朝圣”是指去一个地方——一个圣地或一个爱国地方——参观然后回来。那么这个“朝圣”或进军是否只是暂时的？假如是的话，我想知道西班牙代表和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反应。他们的想法怎样呢？

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西班牙）：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在开了三次会议和就这个项目通过了三个决议之后，意大利大使现在提出来这个问题，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西班牙代表团曾多次明确而坚定地表达了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这一时刻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这次进军的性质远远谈不上是和平的，或是象征性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进军当中有着武装的成分在内。因此，我认为这是理事会各成员都已经知道了的。看来问题已经得到足够的阐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那样严重，在现阶段我们不应再考虑已经提出过的问题。

我愿意再一次坚持西班牙的立场。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局势。我们当然愿意不生枝节地解决这个困难的情形，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我相信，理事会负起责任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明白和同意：没有一个现实的处理办法，就不可能就即将发生的事件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让我一开始就回答意大利代表的第一个问题。我的想法和他一模一样。我很难想象一个使三十五万人行动的进军能够被当作是一个简单的、象征性的进军，因为这实在是个很重的象征。我甚至不愿去想这种性质的象征真正地代表什么。把这次进军看成为一次朝圣会有几种意义。如摩洛哥代表这样好地说，它意味着这三十五万人，虽然是象征性的，正在去到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领土。这意味着摩洛哥在说愿把问题交给联合国解决的同时，却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对摩洛哥来说，这片领土是摩洛哥的，而这三十五万摩洛哥公民只不过是去自己国家探访吧了。所以，说这次进军是朝圣，就是说这个问

题对摩洛哥一方来说，已经得到了解决。

我认为，除了我提到的这一大批民众移动所造成的严重危险以外，还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矛盾，即这项行动表明问题已经认为得到了解决，而摩洛哥代表又说他愿意委托联合国解决撒哈拉问题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些就是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意大利代表提出的问题的反应。

主席：我认为发问到此就结束了。

我认为法国代表的建议是合理的。我们暂停这个非公开会议，并将在理事会会议厅这儿继续就作出决定一事进行非正式的协商。现在请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和摩洛哥代表离开理事会会议厅。

上午二时十分休会，上午三时十五分复会。

西班牙代表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摩洛哥代表斯拉维先生和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应主席邀请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从秘书处得来的消息，我们现在面临一些困难。在这个钟点看来不可能一接到通知就马上作出安排，举行一次安全理事会公开会议。因为那就需要逐字记录员的服务，而他们现在不在这里，还要等他们来。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只重开非公开会议，同时在这非公开会议中作出决定。这将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根据已有的惯例，我们将会发出一份公报。我请副秘书长读出提议的案文。

谢夫琴科先生（主管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部的副秘书长）：公报草案如下：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安全理事会非公开举行第一八五三次会议，继续审议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摩洛哥、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作为有关和关心的各方，经理事会决定的邀请，各派代表参加讨论。

“在接着的讨论中，理事会的理事国和被邀三方的代表都讲了话。

“理事会于暂停会议后，决定授权主席代表理事会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发出如下的呼吁。”

随后就是呼吁的全文。

主席：因此我们现在要决定向摩洛哥国王陛下发出由安全理事会主席签署的如下的呼吁：

“安全理事会授权给我向陛下紧急请求立即停止所宣布向西部撒哈拉的进军。

“签名：

（安全理事会主席）”

我们认为这项决定已通过了。

临时议程第五十一条规定：

“对非公开会议，安全理事会可决定只作一份记录……”

然而，假如安全理事会同意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另一个办法，即决定这次会议的逐字记录不是保密的，而将和公开会议的记录一样发表并有同等的地位。

各理事国对这一点的看法如何呢？我们是应该只有一份记录为我们非公开会议的记录呢，还是应该有公开会议通常有的那种记录呢？

莫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提议采用通常的做法。

主席：假如没有人反对，我们就认为我们已经决定第一八五三次会议的逐字记录将以公开会议的记录的办法来编制和散发了。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只希望说我们作出了一些决定，但我觉得公报草案对这些决定是不忠实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说有关和关心各方的发言，和理事会的理事国的发言。其实都是一系列的问答。我们本来已经决定用——“提出问题并从……得到答复。”

对公报的措辞经过进一步的非正式讨论后，主席宣布理事会通过了下列案文：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安全理事会非公开举行第一八五三次会议，继续审议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摩洛哥，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作为有关和关心的四方中的三方，经理事会决定的邀请，各派代表参加会议。

“理事会的理事国向有关和关心的各方的代表们提出问题并从他们得到答复。

“理事会于暂停会议后，决定授权主席代表理事会向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发出如下的呼吁：

“‘安全理事会授权给我向陛下紧急请求立即停止所宣布向西部撒哈拉的进军。’”

上午三时三十分散会